

# 城市治理:管得了人,治不了狗?

重庆,两位邻居在遛狗时大狗咬了小狗,引得狗主人大打出手,其中一人将另一人咬伤。此类涉犬纠纷日益增多,成了群众的一大烦心事。一时间,城市治理“管得了人,治不了狗”的尴尬引发网民吐槽。值得深思的是,这背后反映出的城市犬只管理难题:犬患已成为当前城市治理的短板,处理不好极易产生矛盾纠纷,甚至导致极端案件发生。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 纠纷频发,犬患成群众烦心事

广东一位88岁老人近期被狗绳绊倒致死的视频曝光后,舆论高度关注。一开始,不少网民在争论该意外事件的侵权责任划分问题,但随后,大多数网民的关注点聚焦在城市文明养犬问题上。

近年来,因违法违规养犬和不文明养犬行为产生的安全、卫生、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狗咬人、人打狗、爱犬

人士和其他市民的冲突等新闻频频引爆互联网。

就在9月6日,深圳一小区发生养犬纠纷。起因是一名女孩被邻居家的宠物犬咬伤。在达成调解后,双方再起争执,其间女孩的家长将小狗摔打致死。在千里之外的重庆,两位邻居在遛狗时大狗咬了小狗,引得狗主人大打出手,其中一人将另一人咬伤。

此类涉犬纠纷日益增多,成了群众的一大烦心事。

参与起草《佛山市养犬管理条例》的佛山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科长刘高林说,城市人口密集,养犬不再只是“关起门来的家事”,事关邻里和谐、社区安全、环境卫生等方方面面,考验着城市基层治理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 “史上最严养狗令”为何落不了地

为管住狗患,全国多地制定了“史上最严养狗令”,实施效果却堪忧。记者了解到,养狗问题困扰基层管理部门的难点有三。

其一,基数大、取证难、执法难导致管理成本高。刘高林说,一般来说,城市越大,养犬群体就会越多,犬只管理就越难,“像佛山有800多万人,如果只有1%的人养狗,也有8万多只,规范管理实非易事。”

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

治安大队民警罗雄军说,有时候处理一单涉犬警情都要两三个警力花费一个月时间,最常见的犬吠扰民一项,就给基层执法人员带来很大困扰。“养犬管理只是我一部分工作,却占据了我大部分精力,基本每天都有警情。”他说。

其二,有法难依导致法律威慑力不足。不少地方法规虽有明文规定,处罚主要以口头警告、限期整改的教育为主,罚款、没收等方式较少。基层民警反映,处罚或者

没收在现实中阻力也大,如果警情不严重,警方也担心因执法激化矛盾,所以很难强硬执法,只能更多靠宣传、教育。

其三,市民文明养犬意识待增强。当前舆论反映较大的问题集中在市民文明养犬的意识不强,犬只登记、续期率有待提升。刘高林在立法调研中发现,虽然全国越来越多城市出台了关于养犬的地方法规,但犬只的登记率不高。

## “文明养狗”如何成为自觉

治犬重在治人。刘高林说:“过去的思维是管狗,但真正要管的不是狗而是人,要让养犬人履行看管好犬只的义务。”受访人士建议,应严格执行相关法律制度,辅以精细化的管理措施和普法宣传,把养狗人的责任义务压实压紧,让“狗可以养,但责必须担”像“饮酒不开车”一样,成为一种文明风尚和行为自觉。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颁布了实施不了,就形同虚设。”刘高林建议,要严格执法,提升犬主违规成本,树立法律权威,“在警告范畴内的就警告,如果达到相当危害,要公正严格执法”。

一些受访人士表示,狗

患需要部门共治,要推进养犬日常管理、治安处罚、普法宣传协同发力。“犬只管理单靠公安或城管一家肯定是不行的,需要多部门加强合作。”罗雄军说,城管可承担犬只日常管理,涉犬警情由公安负责,日常宣传需要街道、社区给予支持,来逐步提升市民文明意识。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给养犬爱好者找出路、做服务,逐步引导其走上规范化道路。如广州优化“广州养犬服务通”微信小程序,方便养犬市民足不出户就可完成登记和续期手续;深圳开辟宠物角,爱犬人士可以去那里遛狗、交流。

(据《半月谈》)

## 张居正



熊召政 著

洪山书院因临近省城,加之环境清幽,一俟建立,便招募到许多学生。上个月,书院山长因请到名满天下的何心隐前来主讲,洪山书院更是声名大噪,本来只可容纳二百多名学士的书院,一下子涌来六百多人。何心隐有一个观点,认为士未必高贵,农工商贾并不低下,人人都应是自己的主人,都应能成为圣人。“凡人皆可成圣”虽假借于神宗六组的“凡人皆可成佛”,但对于社会底层庶民,似乎更有吸引力。因此,他每到一处讲

学,必定有大批的庶民子弟闻风归附。

且说这天晚上,河汉横陈月华如水,尽管洪山书院里头还是人声嘈杂灯火通明。可是与之毗邻的宝通禅寺,却是大门紧闭寂静无声,唯有方丈室里还有一盏孤灯荧荧亮,灯下坐了两个人,一个是庙里住持无可禅师,一个便是洪山书院的主讲何心隐。

六年前何心隐在北京天寿山见到张居正时,曾向他介绍过无可禅师的来历。无可出家之前名叫初幼嘉,是张居正的总角之交。嘉靖二十六年与张居正一起去北京参加会试,张居正金榜题名,初幼嘉与何心隐却枪然落第。从此,三个人天各一方,初幼嘉下第的第二年就剃度出家。十几年后,便成了临济宗的传人,禅门里人人敬重的高僧大德。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本已破落的宝通禅寺终又变成了宏丽的丛林巨刹。这么多年来,他与张居正早就失掉联系,但与何心隐还常有过从。张居正从何心隐口中打听到初幼嘉的下落后,也曾托人带信给他,意在恢复联络。当年的初幼嘉——如今的无可禅师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还

是不要互通资讯为好。当年,他已通过何心隐带了一首偈诗给他,该说的“玄机”都已说了,何必还要破除佛戒重续尘缘呢?这次听说张居正回乡葬父,有可能要召他一见。以张居正现在的显赫身份,与他相见,无异于请来了一位活菩萨,宝通禅寺亦可借此沾光,使临济宗再次名重天下。但无可禅师一向把与官府结交视为“魔道”,他不肯攀援权贵而自损宗风。为了避免和故友相见,他便提早离开了宝通寺,前往九华山、普陀山等处菩萨道场参拜。这一趟耗去了半年多时间,前几日才回到宝通寺。何心隐来洪山书院讲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听说无可禅师游脚归来,便约定今天夜里前来拜会。

老朋友相见,原也没什么客套。无可禅师拿出从普陀山带回的无花果招待何心隐,看他津津有味地咀嚼,无可笑着问:

“柱乾,听说你最近在洪山书院讲学,越发得离经叛道了,你说你现在的无父无君,可有此事?”

“实有其事。”何心隐满不在乎地回答。无可骇然说道:“你如此说,就不怕

人家指斥你是异端邪说?”

“我的学问的确是异端,但并非邪说。”何心隐颇为自负地答道,“父子君臣关系,在孔夫子提出的五伦中,最为束缚人心。在家事父,出门事君,一辈子战战兢兢,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你说,一个人一辈子如此活着,哪里还有什么乐趣?”

何心隐摆出一个论战的架势,但无可并不同他争论,而是转了一个话题问道:

“听说你去江陵见到了叔大?”

“见到了,合省官员为了拍他张居正的马屁,都一窝蜂赶到江陵参加会葬,老汉也带着几百名学生,前去凑了一回热闹。”

何心隐接着就把那日在太晖山与张居正见面的情形绘声绘色讲述了一遍。

无可禅师虽然不肯与张居正见面,但毕竟两人是年轻时的挚友,他觉得何心隐前往太晖山会葬的方式有些古怪,于是不解地问道:

“你送那一对虫八虫夏,究竟是寄托哀思呢,还是故意弄的恶作剧?”